



第 78 期

94年03月01日 ~ 14日

本期發稿日：94/03/15

下期截稿日：94/03/29

[陽明焦點新聞](#)[行政會報摘要](#)[各處室訊息](#)[院系所傳真](#)[社團動態](#)[陽明人](#)[自然誌](#)[校園之美](#)[校史照片展覽](#)[編輯報告](#)

發行人：吳妍華

總編輯：高毓儒

執行編輯：錢珏珩

網頁設計：賴彥甫

西非之行

學斌的西非參訪日誌 (一)

行前

自序

~我們曾經有過夢：流浪、狂戀或歡唱。多數的人很快學會了謹慎，如此便能保證人類社會以目前的方式繼續演化不致滅絕。卻有另一些（形體上或精神上的）遊民，放不下自己的純美固執，在都市的底層或心靈的邊緣，持續那個浪漫的一塌糊塗、卻美麗高貴的夢。願我們也是。

雷光夏



關於一個長久以來的醞釀及啟發。我擅自給了自己一項無趣且無比自大的作業，為了一些不明就裡的堅持與理想，趁著生命還未被大舉入侵的理性知識佔領之前，私下剝奪每個零碎的小時間，進行一些紀錄與剪裁，好緊緊把握住這機會，為自己永不成熟的幻想埋下一疊照片。

叫那一度風光過的景色躺下，而慢慢平靜；催那不再合宜的理想叛亂，為虎作倀。

好當日後的我回頭，還能確信自己的血從彼端緩緩流過這人間。

好為這漫長而持續的一切，刻下一道只屬於我自己的，墓誌銘。

2004.12.03

0

偶爾要逼迫自己，去凝視這個世界。

[特別報導]



◎大學報

◎高教簡訊

◎教育部電子報

◎國衛院電子報

不能將眼睛別開地，無論如何，時而激動地後悔，時而沈默地計畫。

這一路上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幫助，感謝所有我認識過的人；或認識我，但我不認識你的人。我們不需要時常的見面，也不該知曉彼此每天過多瑣碎的細節，常常只能是一個晃眼，在心中暗暗地祝福，然後優雅地擦身。

是的，一如你所知的優雅，像往常安靜的日落般，不刻意低調的那種優雅。

終於，這樣的計畫要付諸實行，何其有幸，我是其中唯二的參與者。

一路上會有危險的：最基本的飲食，霍亂、病毒，以及所有名字早已漸漸模糊的微生物；蚊蟲、寄生蟲以及吃過一個禮拜的瘧疾藥與已然沈默的河川盲（此處指布國該市）；扒手、搶劫，或者是弄丟護照及行李；當然，也有可能，愛滋。這是你老早知曉，也無從躲避的。

但你我的生命，就是在享受風險。

我們走在鋼索上，細細地錯身，與強忍不願放聲的恐懼。一邊對理想堅持、也一邊與現實妥協。

我的遺書早在修生死學的時候完成了，它放置在我家中，電腦桌旁邊的衣物櫃，從上面數下來的第一個抽屜。我已經將所有我目前能想到的後事安排寫在上面，這是我僅剩的溫柔及努力。不，不是的，這和忌諱與否全然無關，只是因為我剛好修過那堂課，撿到個現成的便宜罷了。（我必須對最後一部份的遺囑抱歉，給家人的話我還沒想好，也不忍心打完。）

這一趟，我相信會是豐富、圓滿及平安健康的。

祝福所有看到這篇文章的，與仍為自己的理念努力的人。請慷慨地讓這世界慢慢地不同，當然，我是指好的那一種。

-1

對於出國來說，整理行李這檔事，當然要想辦法變成一種享受。

最基本的衣物仍然不確定，當地白天最高40度C，夜間最低10度C，那怕我帶了多少件的短袖，也會擔憂著是否該帶多少件的長袖。

拖鞋不能忘記，晚上沒有他，腳丫會很孤單。

還有禮物，糖果還沒買，茶葉裝好了，陽明大學紀念物與手提袋，一樣都不能少。雖然不知道能見到誰，到也就隨性所至的將他們各自拼裝完成，找到該有的行李位置就好。此外，我還準備了許許多多的小叮嚀貼紙，一方面犒賞自己的眼睛，偶爾做點打氣用途；二方面可以騙騙小孩子，當個禮物送送也好。

DV要充滿電，能不能變壓還是個未知數，等會要詢問，記憶卡只能照二百多張，況且畫質也是二百萬畫素而已，勉強湊合，放棄臨時買一台輕薄DC的念頭。帶子已備好十二卷，尚若不夠，也只能阿彌陀佛，老天保佑。

筆記本準備好了，一本全部空白的，兩本有橫線的，沒有筆記型電腦也好，少一個被偷的煩惱，也重溫一下國中時寫寫週記的心情。當然，還有五顏六色的筆。

面紙帶了很多包，也不知道用不用得著，聽說一進室內就要洗手，決定等會買一瓶乾洗手好了。

Daily Notes

為了完成回國之後立刻要進行的報告書寫及繁雜的回憶與打字工作，我決定在有空的時間與精神內將行程與心情記錄下來，姑且稱之“daily notes”。

notes about 3rd day

第一天 2005/1/21(using local time as we stayed)

CKS機場轉HK搭華航，11點35起飛坐法航。

第二天 2005/1/22

Paris休息無聊，搭換gate的90號坐shuttle bus至法航，人很多，9點到。看到秘書和加恩學長來接機。11點半到達醫療團。

第三天 2005/1/23

9點出頭，出發上教會，一路上都是不平的地面和石頭和黑塑膠袋碎片，以及羊雞豬鴨。教堂很大，大約容納上千人，法語都聽不懂，大家站就跟著站，坐也是，闔眼祈禱也是，一直有小孩回頭看我們。一個大男人突然哭起來了。

10點出頭，禮拜結束，去外面握超過10個以上的手，習俗是認識的人身旁都要握，一直bonjour，小孩要吃零食。

12點整開飯，先擦防蚊液。等學長到齊，有下飯茄子、高麗菜、極細蔥花蛋與白豬肉，吃很飽，回去不太可能瘦，中午到達40多度，開冷氣睡，配合這兒的時間。

3點集合出發孤兒院總部，有警衛室、接待處、SIDA（所謂AIDS，昨天7人來自習）衛教中心、出租套房和肥皂工廠。肥皂製作的成本是95F，批給窮人寡婦125F，他們再以市價150F售出。遇到小朋友，照了相，和他們分享。

接下來逛市場，看到假藥攤、大陸內衣、乾魚、紫色洋蔥和一堆頭上頂零嘴要賣的孩子。雞一隻要價15000F左右，真是高消費。

回來大約5點，搬床、整頓、裝蚊帳。打籃球，不小心進了2球吧，學長人很好，一直鼓勵著我。

6點半準時吃飯。多元的聊天話題，與打斷我們要急診的電話。聽說除夕夜要去大使家表演節目，吵著要舞龍並且表演日本藝妓、蚌殼舞也是不錯的選擇，疊羅漢的話我會是壓在最下面的那個。

快8點，和加恩學長討論行程，意外地豐富，他也是個豐富且多元的人。

9點多回房間，洗完澡，開始打作業，今日結束。



notes about 4th day

起床，一如往常。不一樣的是陽光，以及我那稍嫌敏感的鼻子。又一次，喉嚨過於乾燥，大聲對著身體咆哮，抗議本日溼度不公，過於向乾燥靠攏。被動地，我決定起床，打開冰箱，狠狠地把礦泉水灌下去，好安撫一下已經不安分一整晚的身體。這時才拿起手錶，看了一眼，才驚覺現在不過是六點剛過，實在對那髒扭的呼吸系統無話可說。

昏昏醒醒，總算也熬到了七點半，才甘願起床。啟裕早已在樓下餐廳等著，迎接我們的是鍾禎智以及可愛到不行的小鬆餅，幸福地抹著巧克力醬，開始我在布國號稱「第一個工作天」。連加恩在快八點半的時候加入，和我們一起跨過那道神秘的門，來到醫院。

今天的任務是跟著查房。說實話，對我而言，心中是既新奇又害怕，一來害怕自己笨手笨腳的；二來是經驗不足，先前不過只跟過一次家醫科查房，而且時空背景不同，文化風土更是大異其趣，不擔心自己也難。再者，自己的醫學知識可以說得上是孤陋寡聞，CV、CM、Meta、GI，這是我唯一有試圖了解過的次專科，要是等會出現一堆奇奇怪怪的Neuro或GU名詞，我可說是叫媽，媽不會；面子，也放不下來。

本日的查房由一位當地醫師負責，此外，我們有三、四名左右的護士，以及常常會莫名消失的見習護生。光是這一天，我看過的AIDS患者，就遠遠超乎想像。還記得有個學長說，這邊發燒的鑑別診斷很簡單，只有TB和AIDS，雨季就加個malaria與腦脊髓膜炎，也就差不多大小通吃了。

可是疾病往往不是我能發現的重點，而是對於醫療這兩個字的原始意義感到了懷疑。醫藥分業，本該是已開發國家的重要產物，在這個一切從簡的第三世界國家裡，病人能有足夠的運氣湊齊銀兩，找到有用的藥物，就夠算是祖上積德了，更何況是談到痊癒這麼一回事呢！

許久的許久，的確，我是嚇呆了，只是獨自沉浸在自己的疑惑裡打轉。究竟收病患住院這件事情，是為了什麼呢？究竟醫師對於病人而言，該是怎樣的存在，才會是最好的存在，與造成最小的傷害呢？

走著走著，總會有突然空下來的床，在他們當中，有死亡的，也有逃走的，更有背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在其中的，我能有多餘的心思或者夠充足的勇氣去發掘出來，那個充滿疑惑的核心嗎？

加恩學長說，若是夠勤勞的警衛，努力一個月下來，也差不多只有20000F收入。然而，一張CXR要5000F、照一次echo要15000F，至於其他的生化檢驗，更不用提了，可這不過是在診斷而已，醫生開出去之後，病人有能力買到的醫療，作用下去之後又能有good response的情況，又能有多少？每個病人在醫生做完差不多一樣的PE之後，紛紛拿起床邊的小黑袋子，一樣一樣的把藥倒出來，這一幕並不陌生，畢竟是從學長的書中就認知過的事件了，可這一切歷歷在目地上演在我面前，當文字化成了真實，每個黑袋子中的藥又是零零落落，家屬神色漸漸黯淡的時候，這樣的空間裡，思考真成了一種極為奢侈也弔詭的享受。

突然地，我開始回憶起了學校教導我們的那套標準診斷流程：關於影像學、臨床生化學的種種，這些繁複發展出來的道理，是來自於哪一個文化裡的產物呢？當這樣的東西被套用在布國時，能施展出來的拳腳又有多少？真正能受惠的病人比例，又有多少？

這時候，醫生的手機突然響起，我彷彿是時空錯亂一般，目睹這極先進與極原始的生命巧妙共存的一方天地。我該在這樣的時刻裡，為他們祈禱吧？可我能向心中探求的，能輕輕訴說出的語言，究竟是什麼呢？

陳建嘉說，在這裡，只要有床有房間，就叫做病房。當我聽到時，震驚不已，是呀，這是多麼真實的一個訊息，多麼令我感到不快與事實並存的話語呀！

一隻蒼蠅飛到了加恩學長手上，學長把牠趕走了。接著，蒼蠅飛回病人身邊，飛到外頭的家屬臉上。大家在這裡，就像是一場非常無奈的露營，永不止息的園遊會一般，人來了，人走了，病存在著，什麼被遺忘？又有什麼被留下來了？他們在這裡生存，煮飯與洗滌；喝水及排泄；無奈與欣喜，不斷被練習與運用著，而這些人，這些事情，竟然離我住宿的地方真的只有一牆之隔，這是多麼詭異的事情，多麼讓我無法釋懷的一個畫面！

「你會有無奈的感覺嗎？」這問題我一直想說，可到了喉嚨，就被自己的感性硬生生吞回去了。往往，看出一個人

的心事很難，我的回憶，只剩下你的聲音，和我主觀的聆聽，這一切發生過，卻又那麼的不真實。

查房，花了我們一整個早上的三小時又多一點，倘若你貿然地問，我們剛才做到的事情，有多少？說真的，我不能，也不敢回答。這樣的問題，總顯得太龐大，永遠都不適合被過度的簡化。最後，進行了五位病人的「私人」門診，有type 1 DM的十多歲小孩，據說除了奶奶以外，家裡就沒有大人的他，要一輩子打insulin；還有asthma的婦女，開些藥讓他回去；主訴全身痠痛的男人，一旦知道自己檢驗多半normal就開心地回去。而我呢？我帶著滿腦子的疑惑，卻刻意冷落它們，期待哪天沉澱與整理之後，它們自然會有它們該有的歸宿。

(2005/1/24)

流浪

偶爾會問自己，現在正在幹嘛？旅行，或者流浪。

常常想，究竟心態該怎麼擺放，才能說得上是最適切的安排？

想起曾有的幻想及出發前學長的一再叮嚀，他問我，普羅大眾的西非印象，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輪廓呢？而我的心中，又曾經畫過一個怎樣的旅行地圖呢？在那個當下，的確，我無法回答出來。大概的畫面，都只是從加恩學長的文字敘述，及網路上少的可憐的英文資料去揣測得來的。

這樣的預設立場，從不是我一向的習慣。

旅行多半是這樣的：一無所知，得一股腦放任自己，被毫無規律的時間及各種事件隨機安排才行。要是出發前準備了太多的功課，說不定會以為自己真的多了不起，一不小心，就自命清高，莫名沉重起來。而這樣的感覺，不是我心目中的旅遊，只能說的上是驗證一些東西而已。

既然來了這兒，就得享受這兒。沒有被既有文化束縛的道理。

或許流浪，不過是一種狀態而已。哪裡有新鮮的事情，哪裡讓我脫離了原有的思緒，就該稱作流浪罷。

現在的心情，幾乎是剛剛好的放逐一般，不特別意外，也不至於刻意安排。頭幾天的每個微小細節，就彷彿渾然天成般，自然地，等，等在那裡。

可這浮生閑閑，整個太平盛世仍在我的想像中，不停打轉。

notes about 5th day

漸漸習慣這樣的日子了。每天總要在六點多，被自己的鼻涕喚醒，然後下意識地起床找水喝。

今天要跟門診，和昨天的不同，是正式的那種，病患要負擔1000F掛號、排隊、等著被叫號，然後拿到一張處方箋，各憑本事來解救自己。這裡的門診業務，只掛號到早上八點而已，剩下的人，只能明天請早。(奇怪，那些住家很遠的病人要幾點自村子裡驅車出發，或乘公車接駁，才能準時趕上掛號呢？)

醫院的配置是各自獨立，獨門獨院的，沒有所謂的中央空調，院內感染的機會少了，病房卻悶得很，當然，會有幾個得天獨厚，擁有冷氣機坐鎮其中的房間，但也多是醫師辦公室，陪病的家屬則三五成群地坐在樹蔭底下，吹風，看日升日落，也看自己還有多少銀兩可以供應病魔揮霍。

穿過長廊，我們一路來到了醫院的最前方——門診部。一個個病人早已排排坐好，用一種特別而我所不了解的心情，期待著我們的到來。和高壯的護士打招呼，握手寒暄，說來說去還是那句**bonjour**及**sava**，而我們也得到了歡迎與祝福，希望這一趟下來，學習愉快。

整個早上有十個左右的病人，高血壓的、類似IBS的、**post-stroke**的、傷寒與青春痘，一整個早上，抱怨GI方面問題的人佔了最大宗，開制酸劑時不能用太貴的**PPI**，買得到**H2 blocker**就算得上是不錯了，許多症狀都有寄生蟲的影子，**epigastric abdominal pain**可能是一堆過於豐腴的寄蟲，因為**mass effect**引起的，說到寄蟲，這裡可以說是人人都有，卻也各有千秋，端看他症狀的激烈與否，或是堅忍性格使然，疼痛忍耐力的堅強與否不同罷了。

這時候才會突然發現，許許多多的療程下來，不論是有買或沒買到的，有案時吃或斷斷續續服用的，在這麼幅員廣闊的疾病名稱當中，真正能被內科治療改善的「疾病」究竟有多少呢？也或許，哪怕只是症狀稍有緩解，就可以稱上是一大進步，受益良多了。

有時候，的確會懷疑「翻譯」這件事的失真度到底有多少，總有一些只會說土語的病人來到診間，做**PE**的時候有些指令聽不懂不談，許許多多的緩解因素或加劇因素，對他們而言都是太複雜的名詞。能溫飽，加上有工作，這麼兩個基本條件都能滿足的居民，就一定勝過許多人的社會風氣中，何況是對於自己身體的關心及注意呢？而紀錄下來這些瑣碎的事情，對整整有70%左右是文盲的居民而言，正確性又會有多少？如何分辨**heart burn**、**fever**、或高達40度C的太陽下工作過久？說不定連我都分不清楚的事情，又怎麼能要求別人呢？問其他痛哪裡，多半多是全身痛；痛多久，都是好久；什麼時候會比較痛，就跟你說自從學會走路就比較痛，這鑑別診斷，怎麼，夠高深吧！

L做完**C-P angle knocking**之後，說出這裡的人耐痛性較強，要敲用力一點才行時，怎知道，這句話背後有多少的心酸和不堪呀。

許多民生物資都算的上是奢侈品的環境下，醫療這樣東西，勢必成為有錢人才能把弄的玩意兒，或許會問，那些沒錢的人呢？那些有病卻不知道送不送的過來的人呢？這部分

就是社會福利的問題，屬於社工部門的業務範圍，今天先不作探討。留待之後作記。

接連一個小時的門診下來，的確是比昨天查房的時候輕鬆，且更有空間觀察病人，可是那些大環境的造就下，存在著這些大大小小的疑問還是繼續困擾著我，於是乎，只能耐心地的把他們收集起來，剪貼在大腦的某個深處，幫他們記得著。總有一天，是的，我會還的。



臨時被摳去找團長，一起去拜訪院長。可惜撲了個空，改天再說。

帶著祝福咖啡與砂糖，我們和志剛在加恩學長的帶領下，一起來到了檢驗部，見到看起來時髦而幹練的新到醫師（雖然是藥學系出生的），剛好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大雨來的正是時候，心情頓時一high的她，把所有人霹靂啪啦都摳了來，為我們一一介紹與道謝。可惜參觀的過程也和她的個性一樣，異常的「幹練」，整個部門花不到七、八分鐘就草草告終，只好期待下次，認真參訪一番。

下午去參觀捐血中心。深深有個悲傷的感觸是：誰握有資源，誰就有能力說有份量的話。想起山學團上課時，a-wu老師的那一番話：資源，是可以建立一個團體，也撕毀一個團體的。

兩天下來，對於西非建築物的新鮮感，漸漸被一種熟悉的親切感所取代，我們就好像搭了很遠很遠的地鐵，去阿媽家旁邊逛逛，順便看看不認識的親戚一樣。總是小小的空間裡，有著最精簡的設備（不敢稱之簡陋，因為往往它們都麻雀雖小，五臟一個也不少。當然，偶爾也有某個臟器被扣押或離家出走的短暫時候），以及許多鄰近的友人和義工。

一個(NPO)組織，要建立到完善而飽滿的境界，需要花多少的精力與專業呢？為了作事情(或說要資源)，絕對的，組織是必要的，但是彼此之間的溝通，不管是橫向連結或垂直架構下的資源分配，卻成了一個不斷挑戰人性的弔詭議題。說它弔詭，只因為大部分人是為了做些什麼有意義的事而來的，但是公平這回事，甚至是永續經營這回事，可不是說說話，跑跑公文那麼簡單。

這個組織大概是這樣的：收集所有願意且可以捐血的會員資料，男生三月可以來一次，女生四月算一輪，夯不啷當有約莫二百位成員，一旦哪時有緊急用血的需求，就哪時把他（她）們挖起來，送到醫院，新鮮熱情的全血，當場提供，捐完之後，再給她們吃點東西補補身體。有付出，總得有個什麼心意的去回報，平日優惠便是捐血小卡一張，讓你一卡在手，生病靠我，醫院業務一律算您半價優待，半買半相送，只希望能提供血液的名單越來越多，任何人需要血的時候，不至短缺（這也意味這這個協會裡，並沒有「血庫」這樣先進東西的存在）；當然，也有每月定期的前往中學「募血」，一個月下來，業務量一百袋應該跑不掉。每個辦個一次聚會，讓這些會員們一同聊天交流，分享「捐獻熱血」的心情點滴。好，問題來了，這麼多哩哩摳摳的東西，到底是誰要作呢？薪水打哪來呢？現實是，一個月若有個幾千元是常態，有募到資源也就是難得。或許有人會想，這樣下去長久嗎？政府不幫幫它們，好好發揮行政動員能力，統籌一下嗎？可這東西也不簡單，台灣的原住民賣高山水果，有大盤商、中盤商、小盤商的層層剝削，更有許多不得不的價錢與說不定的天災風雨，資源呢？誰找？怎麼進來？再再都是不算簡單的大議題。這些問題，想當然爾，此時此地依舊存在，也一直在尋找著好的辦法去解決它。

最近協會裡的重要話題，是關於那位全國總會的負責人，他一手統籌組織，分配資源，也就意味著，金錢的流向，只有他清楚。報上說，他污了好幾萬西法，讓全國各分部是氣得牙癢癢，準備來個大動員，咱們法庭見。這裡要注意的是，國家難得只給他這麼一點錢而已嗎？或許不是。想把錢報下來，可得經過高層長官、中階長官、低級長官、派送員、會計師……層層關卡的「嚴苛篩選」，真正到負責人手裡的錢，自然也沒人知道該剩多少了。

離開前，我們參觀了整個協會古都古分部的各處室，整個過程，絕對花不到五分鐘，這還包括了解說與拍照，隨意思想想，也該知道這兒的規劃是多麼精簡了罷。正當我要上車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一位黑人慢慢的向我走過來，緩慢或稱作害羞地，遞了張紙條給我，用法文寫上了他的名字與住址，還要求我和他照上一張（奇怪，這行為本來應該是我向他害羞地提出要求，才像個一般故事的發展嗎？）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意外又驚喜地，我和他搭肩照了張相，他叫我記得要寄給他，他再回信給我。這是我取得的第一個當地黑人朋友的資訊，我會好好收著，在記憶中的。

回來的時間有點早，只好隨處晃晃，到了醫療團的小書庫，信手翻翻看看紙本的NEJM（天呀，身為醫學生的我第一次親手拿到紙本的NEJM，竟然是發生在非洲這樣的時空場所。誰叫網路太發達，每次找資料都是下載pdf列印。），原本想抱著如磚頭般的Harisson's回房間K一下的，可我側頭想想，還是算了，挑本「愛滋病新知」到樓上看看就好，廚師在叫，該吃晚飯了。

(2005/1/25)

原點

格外幸福。這是我今天的感受，來這一趟，有許許多多空出來的時間與特殊的事件，不斷地逼我回想，讓我衝擊，卻仍然可以緩慢的節奏思考，沉澱這漫漫學醫路上的私密心情。

今天要好好開始想想，身為一名醫者，究竟，我們的原點是什麼？

回程的車上，我們天馬行空地就聊起了一些基本，卻很重要的問題。

不知怎地，彷彿這一年的事件特別多，從陽明醫學系大三的教改新課程首次實施，因而被批到臭頭的基礎學科年度整體設計；公費生新制度的突然降臨，莫來由地，第一次為身為公費生的權益去抗爭，也聽到某大學醫學院院長說，唉呀，反正我們學校公費生不到二十個，再怎麼樣還是會在我們醫院裡training，你們好好搞呀；服務隊的交接與討論，關於轉型或收隊的可能性；醫師國考兩階段的大復活，無所適從的成績；大六學長的自殺往生，被東森新聞傳成同性戀情節使然；以及那05年年初，媒體寵愛最大焦點，邱小妹轉診風波（我的立場很確定，稱之人球，對該病患還真是大不敬，更對專業醫師的判斷是種過於鄙俗的措辭），媒體一再地模糊焦點，見醫師就砍，蠢話連篇到連我家的小狗也看不下去，吃狗食也不准配新聞的地步。這一切又一切，紛紛擾擾，簡直快要變成無理取鬧，而平日被課業擠壓到極扁極扁的我們，只好照單全收，當個媒體最愛的愚笨大眾，沉默而安靜。

直到來這裡，我開始想一些很基本，卻從沒有人提供我們答案，跟我們解釋原委的問題。

這得從S報考這次徵選的動機開始說起。自從健保以「卓越」計畫作掩護，暗則奮力縮編預算的同時，上課的老師總不免說，這個藥國外用得很好，我自己也發現它不錯，但是，健保不給付，你要開，得掰個別的診斷去開，不然會被打回來，縮你這熱心醫師的荷包。也往往有這樣的情形：唉呀，檢驗原本是最好開這三項order的啦，但是健保一定會踢回來另外兩項，所以，剩下來這一項比較重要，那我們就認真講這項，其他兩項就帶過就好，同學們，可以吧？之類的授課內容。於是乎，這些來自於社會頂尖的云云醫療眾子弟，被健保這一個一元化的潮流所包圍，你不接受，除非你不要錢，除非你有種，有一大堆病人願意自費個數千元找你看病，要不得，不論您天資多聰穎，想法多先進，先等我健保願意給你錢的種種標準你都符合了，再跟我鬧罷。就這樣，適者淘汰，不適者回家自己吃飯，造就了這一個凡總醫院之管理階層，都將錢是為第一要務，唯一的良心，就放在大堂課十補上一句：雖然如此，我們還是得想些辦法，為病人多努力些，不要讓健保把他吃掉，也把醫生也吃掉。

這，是台灣的醫療處境，於是乎，S有個想法是這樣的：除了在台灣健保體制之下的醫療方式，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？醫師的決策，難道非得依著健保局這老大心態，一

切標準化作業，沒有通融的往下走嗎？所以，他來報考這次的見習計畫。而我呢？我既心無大志，也沒什麼大道理好分享，指不過想出來走走，用自己的眼睛，而非媒體的堆砌，或許是主觀卻十分負責地，好好看看這世界。

身為一名醫者，卻有個關卡是絕對必要的等在前方——選科。而這麼一個看似簡單的決定，卻可能大大影響未來的人生命運。所以，當我們高談闊論著自己的理想，想成為山地的開業小醫生，或教學中心的研究大教授，不免引起了截然不同的衝突。可是計畫，總比不上變化的。我們有時候只能夠這樣的等著，把自己準備著，讓事件來找我們。哪怕自己一心期勉自己做個史懷哲第二，現實的壓力（不管來自父母親戚、公費壓力、社會輿論等）都不斷向我們耳邊嘀咕，存在的問題依然在，健保這個不三不四的怪物還是一直虧損，健保員員工的年終卻名列公職人員前茅，只好找醫院開刀，大家得一同為健保局捅出來的簍子「卓越一下」。

但是，主導這一切的長官們，您看到這些問題了嗎？先不提外行管內行的疑問，倘若一個問題永永不能解決，只有三個可能：之一，這問題太大，是人類原罪，恐怕要請來外星人插手才能好好管它；之二，時代演變太快，大家沒準備好，政策就像趕選票般的奮力一跳，上路了，問題也就追趕著倉皇逃命的政策，一一來訪了；之三，我們還沒有真誠去面對，去找出問題的核心。渺小及資淺如我，不敢說是三者之一的哪位。只想說，那身為一個醫者，難道非得搞些體制外的活動，才有可能帶來一些些的改變嗎？那這個體制，又是哪個偉人搞出來的？近年來，換部長簡直比藝人換緋聞女友還快，政策的穩定和軍心的維繫，要靠誰給我們承諾呢？

有時候這麼討論下去，不免是脫離不開無奈的，還有許許多多的辛酸，可這些問題得被引發討論，得找出對策，得實行改革才行。做了，說不定只有很小的可能性會成功，但是放棄，卻絕對連成功的門也看不到。

notes about 6th day

或說今天的行程，起床時間該是格外早才對，可最近這幾天總是如此：反反覆覆，定期在三點起一次床，驚魂未定，看見天色尚暗，也就咕嚕再翻一身，一起就是六點整，然而，這兒陽光特別充足，好像太負責任了，不小心讓我會錯意，以為約定好的八點已過，嚇出一身冷汗地起身。也因此，今天約定的六點半驅車出發計畫，對我這個台灣來的賴床鬼而言，竟毫不費吹灰之力，渾然天成的一蹴可幾，隨著仍不習慣的鼻子，被喚醒床。

這一切都是因為，今天我們幾個台灣鄉巴佬進城的大日子，這幾天在全布國第三大城呆久了，不免連紅綠燈都忘記長怎樣了，趁此機會去個首都，好好體驗一下布國「最先進」之所謂。聽說這時間進城，會塞車，不早點出發可會心驚膽顫數度之久，於是，用完一成不變的早餐，鬆餅加熱可可牛奶，立刻上路。

倘若問起我這一路上景緻如何，我只能說，照舊，一切照舊。其實無論什麼東西，要你連續幾天看久了，也一定是

此般心態，稀疏的樹中有稀疏的草，草的旁邊有豬呀鴨呀雞呀等等東西穿梭要小心別撞著，當中，絕對少不了許多黑色的破塑膠袋作點綴，(我問學長為什麼垃圾帶都是破的，他只笑了笑說，廢話，好的當然撿回去，剩下的，自然破掉啦。至於這部分，就不用再深究到底是居民丟棄前故意用破它的，還是真如所言，自然破掉的。)倘若附近有住家，也都多半相距甚遠，要我認真跑起來，恐得花個一兩分才到另一戶。開車開呀開，偶爾會突然望見一批批人潮，有的拖著木材車，有的背個小娃兒，頭上還頂些蔬果，就八成是要上市集去的那種。市集裡什麼都有，哪怕這兒沒啥河流經過，也會有幾尾乾魚可買，只是加恩學長說，他從不敢嚐試那魚的滋味究竟如何。

大約一個小時車程，我們離開了需要收費的路段(姑且稱為中速高路罷，只因一路上得小心翼翼，深怕有個家禽家畜弄革命，學起人類搞自殺這一套，賠錢事小，法庭見就有的瞧了。而且那大刺刺的速限標誌會約莫數公里出現一次地寫著50或80，稱它中速公路，不為過吧!)，兩個關卡見我們是醫療團來的白人(當地語言裡，並沒有黃種人這麼一枚單辭，反正居民眼中的你我，都是白到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，絕對非我族類，一概稱之白人，也沒啥差異，總之，大部分是高消費那一群，生活世界截然不同地)，打聲招呼就放行，聽說是每年醫療團團長都會包個5000F給他們當禮物，稱不上賄絡，到底這資本主義橫行霸道，哪個地方不是有錢好辦事，開個門，也不過200F，只是團長說，過這門的時候會「比較爽」，理由充分偉大，完全無以反駁，當然，偶爾帶帶維他命送警衛更好，這兒的藥一旦寫上中文，**placebo effect**簡直無人能敵，這個說他工作一點都不累，那個說積年累月下來的病痛全部好轉，你能說，不神嗎？

趕往市中心的路上，滿坑滿谷的通通都是腳踏車，不過也就單線雙向道，這兒卻可以四五台腳踏車(或機踏車)與一部小客車並行無礙，偶爾還會鑽呀鑽，騎著騎著就往你路中央靠，按喇叭也不一定有用，每天表演單車特技，也算開了我這窄小眼界。

首都的路邊多半是商店，每間都是差不多規模，不大，多半一層樓高，貨物擺滿整個看出去的視野，不論衣服或紀念品。聽說這兒買冰箱很特殊，市面上流動的，幾乎是二手由法國漂呀漂地漂過來的，既是二手，保證書這名詞就不免多餘，只是常常有些買回家，插上電，天呀！叮~蹦~**Surprise!**您買到的是壞掉冰箱一盒！當然，不能換。倘若只是此一程度就嚇著了你，可得再想想，其實，這例子也不過是冰山一角，學長就談到，他看過一本法文書，標題是「非洲是歐洲的垃圾場？」，好比走在路上，說不定還能遇到的286電腦，我輩青年，恐怖沒人見識過，也沒人想用罷，不過，那玩意在這，可也是先進科技產品，小看不得呢！

既是繞了遠路，怎可入寶山空手而回？咱們今天的行程，是首都大學醫學系之參訪，可是咱們西非此行的最正式行程之一，先去大使館打個招呼少不了，也就這麼和大使秘

書顏先生見了面，短暫的介紹之後，我們提早一些時刻，往瓦加都古大學（即首都大學）出發。

每個國家有文化，差異各有理由，也無從比較，聽說這兒的一切約會，皆是見面三分情，遲些有道理。約了九點要見，多半只要對方九點半現得了身就偉大不已，臨面涕泣。既然跟醫學院院長約了九點見，何況咱們整車上沒一個人去過，只好提早半小時動身。一進了大學，怎一個大字了得，建築與建築的距離之空曠，雖不至於是寬敞到難以想像，但絕對是地窄人稠的國內無以實現的，也就這樣，逢人便問，醫學院在哪呀？只見甲指東邊，乙說西去，八竿子打不著的，只好隨便繞繞，幸虧運氣好，沒多久，一個毫無掩飾的大鐵板上爬著紅色油漆，說：來吧！這兒！我們也就走上樓去，在院長室外頭等，等呀等，等呀等，秘書來了，助教來了，就等院長來吧。

院長叫Dr. Mamadou Sawadogo，高頭大馬，面容和善，一見面，熱情禮貌地握手與招呼一定少不了。表明來意之後，我們問起了布國的醫學教育。今年的醫學系，夯不郎當總共700多名，進來的也可都是全國菁英，經過一個類似學測，殺出那BAC測驗的重圍，方有一個椅子好坐。可這椅子想坐上七年，可不容易，每年畢業的，只有20-25名左右，畢業前還要寫論文，之後得聽從國家指派，下鄉服務。大一到大三，是通識與基礎醫學的範疇，生化、化學、解剖...，實驗也是有的，之後，會有為期兩個月的短暫護生實習，要被送去各衛生站，學抽血、包紮、換換藥。再來四年，早上在醫院跟診、見習、被大醫生電；下午就縮回大學裡，上課，一直唸書，等考試，祈禱自己不要被刷下來，不然，一回首已萬古枯，何去何從，自己搞定罷。

短暫的寒暄訪問，院長親自領我們去參觀，到處走走看看，一間坐得下700人的教室，瞠目結舌也形容不了，後面那排的人，難不成拿望遠鏡上嗎？另外一個非提不可的，是自習圖書室，大家肩並肩地坐在小小的房間裡，空氣不太流通，沒有冷氣，只有一些還算能轉的大風扇吊在頭頂，書籍貴，學生買不起，老師又不一定願意給講義，只好向學校借書，抄筆記，所有課本都是原文書，沒有錢用影印機，沒有網路，晚到書會被借走，再晚一點到的就沒位置坐，坐下來，還要有錢買筆，買紙，這些通通所費不貲，高級點的，都是進口貨，窮孩子多半念不起。這樣的生活過七年，也著實不簡單，所以我說呀，為那每年畢業的數十名醫師致敬，絕對要的。整趟走下來，院長提出個想法，要我們改天再來，一起去醫院跟早上的見習，至於下午，就和學生聊聊，交流交流。於是，我們約了下禮拜四，這個據說下午沒課的一天，作為第二次的約會。

中午，是咱們到達布國這麼久，第一次在外頭覓食，加恩學長決定帶我們去他書上那位「義工廚師」的新店面用餐，整頓費用是由大使館招待的，非常好吃，感動到幾乎要不行。吃飯不是重點，重點是聊天。顏秘書是個很有想法的青年才幹，駐外多年來的經驗，使得他有許多想法與故事，豐富到說不盡，偶爾也深刻痛心地令人不敢反省。關於外交處境，關於我國的援助方式。

吃完飯，我們迅速驅車回醫團，晚上被學長抓去看一個急診，穿過暗暗的天色，到達急診室裡。來這看診不是的工作責任，只因為那病患幫過L，花了幾個月找到一名雙胞胎的媽媽，現在在肥皂工廠裡工作。聽說是突然昏倒，沒什發燒，聽起來有些符合「昏厥 (syncope) 」的定義，擔心是心血管方面的問題，聽完診，心音與脈搏都算正常，沒有辦法照心電圖的急診室，也就只好等早上一切穩定再說。

就這樣，結束了我來布國以來，最豐富，也最疲累的一天。

(2005/1/26)

回《西非之行》

[關於電子報](#) [訂閱電子報](#) [聯絡編輯小組](#) [上期電子報](#) [回電子報首頁](#)